

古典式園林在香港

薛求理

近年來，關於香港政府效率和服務的議論頗多。但過往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在規劃建造市民休憩公園方面還是不遺餘力，成果顯著。

以行政區劃來看，每區皆有較大型公園，及小型公共空間無數。除舊城區外，大多數街道和屋村近旁都佈置有賞心悅目的綠化和活動場地，與青山碧海一起裝點著我們的城市。其數量和質量，比起廣州、上海，都遠超過之，且皆不收費，與殘陋廁所都要收費的大陸城市比，香港的公共設施和公園設置真正乃為人民所有，為人民服務。

仿古園林在寨城

在這些公園中，除香港公園、九龍公園、維多利亞公園等較著名者外，近年矚目者大概要數一九九五落成之九龍寨城公園和二〇〇〇年建成之荔枝角公園二期。

九龍寨城公園之矚目，一是由於九龍寨城的特殊歷史；二是因為在偌大的舊有寨城裏建起了仿江南的中國古典式園林。庭院深深，廊道重重，海棠芭蕉，雲牆起伏，清波蕩漾，文墨薈萃。蘇州私家園林多數狹窄，而九龍寨城公園卻地方寬敞，又有草地雕塑，真乃不在蘇州，勝似蘇州。

二〇〇〇年，在美孚的填海地上，又落成了荔枝角公園二期，在噴泉、張力結構等現代化設施旁，造起「嶺南之風」的廣東式園林。

「嶺南」泛指五嶺以南的兩廣、福建一帶，十

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廣東畫家因開拓中國畫新法，而以嶺南畫派著稱。現今尚存的那時期幾個廣東名園，都或多或少吸收了歐洲新藝術派（Art Nouveau）的手法，多帶裝飾，而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廣州新建築以現代風格配合園林風景，讓全國耳目一新，而將嶺南學派推向高峰。

荔枝角公園的「嶺南之風」，設計得玲瓏剔透，亭廊周匝，園中套院。中央大片水面，又有開闊平台水榭相臨，為大型公眾演藝活動提供了場所。園林中之石舫和一些構築，則直接搬用了嶺南園林中的片段，而其中的卵石徑更是大受歡迎。

這些仿古園林和各區中那些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園林皆由建築署設計。其構思多出自於謝順佳大師手筆。謝大師早年負笈工作於美國、英國，除建築設計外，更擅書法、繪畫、文章、學貫中西。看看這些公園的匠心運作，讀讀謝先生所題園記及詩詞書畫，便知一二。

這些園林的施工工藝也很精緻，足見組織者在運籌、設計、施工組織方面下了工夫。管理得也是一絲不苟，一年到頭乾乾淨淨，主其事者真是功德無量。特區的報章譏諷建築署多只能「設計公廁」，實在是不實之詞，打擊面太大。

以神寫形

建築署及謝大師接連設計了仿江南園林的九龍寨城公園、仿皇家園林的美孚荔枝角公園一期、仿嶺南園林的荔枝角公園二期、九龍公園「蓮園」、

北區公園之「揚州園」及志蓮淨苑旁的「唐風園」。香港真有集中國南北園林精華之雄心。市民有福，足不出境，盡享園林美景意境。

中國園林是世界園林中的一支。在一般外國人眼中，中國文化（術數）除飲食、功夫外，就要算園林了。而中國傳統園林中又以江南價值為高。明清之際、江南已是富庶之地。學子皓首窮經，文人入仕，宦官一場，老來歸田。他們貪城市之便，又欲享山林之樂。因此住宅一隅便精工細作成私家園林——可居、可遊、可賞。

因其狹小，江南園林中推衍出許多因小見大的手法，如借景、對景等等。文人的特殊審美趣味也為造園定下了一些條規，突出表現在對假山石的要求上。

如今香港的仿古園林，基本上是以神寫形。且兼顧到公園姓「公」的特性，如減少迂迴、擴寬走廊和庭院。原本九龍寨城藏污納垢，如今成公園名勝、遊人如鯽，年長者耍太極、玩國術，中年人閑庭信步，姑娘在花叢中搔首弄姿，更引得無數東洋客競折腰。仿古園林之成功不言而喻。

何必一味仿古

江南私家文人園及傳統嶺南園林是封建社會末期的產物，產生那些園林的時代和客觀條件早已過去，且香港距江南相隔千里，氣候、地理條件皆不相同。香港的古典園林、美輪美奐、且不乏創新處，但大格調脫離不了「抄」和「仿」，總是在故紙堆中尋找靈感。難道香港人就只能吃江南菜嗎？

當江南園林、嶺南園林高度發達的時候，香港只是漁民出海暫歇腳的小島。一百五十年的殖民統治，統治者只把香港當成軍事要塞、經濟機器、冒險家樂園，卻從來沒有把優秀的英國園林介紹進

來。

當然，香港並非完全沒有傳統。如港島養和醫院處原有的樟園、愉園。之後的虎豹別墅，熱熱鬧鬧，是早期的中國式主題公園。雖然雜亂，有點粗俗，卻頗有東南亞（香港）特色。虎豹別墅大約早過迪士尼公園數十年吧。

學者早已指出，每一地方人們的歸屬感、領域感、安全感、信心和前瞻，都需要實體環境（physical built environment）來支撐。

香港今日的園林和建築，要找尋屬於香港、香港人的特徵。一味仿古，水平不謂不高，但始終似乎既不姓「香」，也不名「港」。

從這一意義上，我欣賞已建成的古典園林，包括志蓮淨苑，但更推崇像大埔海濱公園這樣的新型公園。廿一世紀的香港呼喚著屬於自己的園林和建築。特區諸建築師並謝大師順佳先生不知以為然否？

原文載《明報》2001年11月15日

